

Time Out

“悉尼畅游之完全手册。”

——墨尔本《先驱太阳报》

悉尼

Sydney



上海译文出版社

TimeOut

悉尼

timeout.com/sydne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悉尼: Time Out / Time Out城市指南编写组编; 张竝
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11

(Time Out城市指南丛书)

书名原文: Sydney

ISBN 978-7-5327-4656-9

I. 悉… II. ①T…②张… III. 旅游指南—悉尼
IV.K96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3262号

Time Out Guides Ltd.

Sydney

Copyright © Time Out Group Ltd. 2006

Previous editions 1997, 2000, 2001, 2004.

图字: 09-2005-526号

悉尼

——Time Out城市指南丛书

Time Out城市指南编写组编

张竝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www.ewen.cc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1 字数 450,000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656-9/K · 194

定价: 5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64855582



北悉尼奥林匹克游泳池。见第114页。

创作人员

英文版

供稿人:

导言 Juliet Rieden、Cath Phillips

历史 Juliet Rieden

另一段历史 Miranda Herron、Juliet Rieden

绿色未来 Ben Cubby

今日悉尼 Ed Gibbs

投宿居停 Juliet Rieden、Genevieve Paiement、Katie Ekberg

风物景观 Katie Ekberg、Ed Gibbs、Louise Goldsbury、Juliet Rieden、Prue Rushton、Cath Phillips、T Wong、

Kerry McCarthy、Kevin Airs

建筑师归来 Eoghan Lewis

欢迎参加俱乐部 Hannah Rand

悉尼观人术 Kevin Airs

漫步之二: 克雷蒙角 Cath Phillips

光之旅 Cath Phillips

最佳原住民文化场所 Miranda Herron

逆流而行 Katie Ekberg

餐饮购物 Pat Nourse、Katie Ekberg、Juliet Rieden、Myfhy Rigby、Hannah Rand

想玩一局吗? Prue Rushton

节庆和活动 Juliet Rieden、Sarah Craske、Katie Ekberg

儿童 Lisa Doust、Katie Ekberg

俱乐部 Prue Rushton、Ed Gibbs

电影 Juliet Rieden、Ed Gibbs、Katie Ekberg

艺术展馆 Tim Benzie、Ian Gould、Juliet Rieden

音乐 Ed Gibbs、Annette Dasey

体育和健身 Sue Crowe、Nick Scott、Katie Ekberg

戏剧和舞蹈 James Waites、Stephen Dunne、Juliet Rieden

他们放假去看赛马! Hannah Rand

灯光下、镜头前的澳大利亚影星 Ed Gibbs、Juliet Rieden

城外游览 Marc Llewellyn、Kevin Airs、Louise Goldsbury

实用资讯 Sarah Craske、Katie Ekberg、Juliet Rieden

地图: Maps JS Graphics、Sydney Ferries Corporation、CityRail

图片: Michelle Grant

其他人员: Peter Fiennes、Holly Pick、Diane Glasson、Kim Salt、Tim Benzie、Katie Ekberg、Juliet Rieden、Mike Harrison、the Culross family

中文版

正文主译: 张立

其他翻译: 郭卫泽、江唐、闻人菁菁

封底文字翻译: 闻人菁菁

审稿: 黄步红、张翠

部分页面设计: 柴昊洲

封面设计: 吴建兴

广告代理

Ad Pac Australia

地址: PO BOX 770 Double Bay 1360 NSW Australia

Director Colin Morris: +61 2 9327 1260; (Mobile) +61 406 662 332

Sales Coordinator Faye Lee: (Mobile) +61 433 403 365

昆士兰文字提供: 吕斐

昆士兰图片提供: 昆士兰旅游局

4Time Out 悉尼

目录

导言	6
----	---

背景介绍 9

历史	10
绿色未来	19
今日悉尼	22

投宿居停 25

住宿	26
----	----

风物景观 53

简介	54
悉尼市中心	61
东郊	91
内西区	103
北岸	111
北部海滩	118
帕拉玛塔和西悉尼	125
南悉尼	131
悉尼最佳海滩	134

餐饮购物 143

餐馆	144
咖啡馆	174
酒吧	184
商店及服务	196

艺术娱乐 221

节庆和活动	222
儿童	226
俱乐部	228
电影	232
艺术展馆	240
音乐	247
体育和健身	257
戏剧和舞蹈	267

城外游览 275

短途游览	276
------	-----



实用资讯 307

城内交通	308
资料大全	314
更多资讯	325
广告索引	328
索引	329
街名索引	332

地图 335

新南威尔士	336
大悉尼	337
悉尼港	338
悉尼分区图	341
悉尼市中心	342
东郊	346
邦迪、曼利和新镇	350
悉尼轮渡线路图	351
悉尼城市铁路市郊线路图	352

导言

2008年1月，作为澳大利亚节的一项内容，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莫里斯·勒马（Morris Lemma）正式任命女子冲浪冠军莱恩·比齐利（Layne Beachley）、新西兰出生的演员罗素·克洛（Russell Crowe）和商业巨子彼得·霍姆斯阿考特（Peter Holmes à Court）为悉尼形象大使。在男子传统运动项目中独领风骚的女子、居住在这个国家首都的奥斯卡奖获得者以及出身澳大利亚豪门的前制片人，勒马的选择生动地体现了悉尼人的独特视角和观念的改变。

比齐利在这个男子项目中取得的成绩不再是昙花一现，如今，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子冲浪救生队员出现在浪尖上，矫健的身姿和男运动员几无两样。克洛是一位杰出的演员，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最具天分的演员，他在世界上的成功，让这座绿宝石之城不无得意地将“见识短浅”、“文化沙漠”之类的标签扔到一旁。当初年轻叛逆的霍姆斯阿考特举家“逃离”悉尼，新的千年，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生活后，他重回美丽的海岸故乡。“悉尼是这个星球上最适合工作和

居住的地方”，在与墨尔本、珀斯、纽约、洛杉矶和伦敦相继比较后，他发出这句肺腑之言。

自然，悉尼人也很认同勒马的眼光，“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幸运的居民”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气候宜人，一年大部分时间日照在7个小时以上，这就意味着，这座城市里有挖掘不尽的户外生活——游泳、冲浪、户外用餐、露天电影、户外歌剧……这里的文化生活也充满了活力，这里有吸引世人眼光的同性恋四旬斋狂欢节、无所不包的悉尼节、不断发展的戏剧文化（最近更因凯特·布兰切特 [Cate Blanchett] 加盟悉尼剧团管理层而注入一针强心剂），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种美食、音乐节日。

游客们显然和霍姆斯阿考特想法一致，虽然数据显示2007年的旅游人数略有回落，但总体上到悉尼的旅游人数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虽然欧美游客仍是最主要旅游人群，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泰国游客、中国游客、印度游客、马来西亚游客和新西兰游客飞抵悉尼。显然，这个多元文化的人间天堂早已褪去了昔日的殖民色彩！

关于TIME OUT城市指南

本书是“Time Out”之《悉尼》第五版，也是“Time Out城市指南”一个延伸系列中的一种，由伦敦、纽约和芝加哥三地成功的城市指南杂志工作人员制作。我们所有的指南都由当地专家撰写和更新，无论你是当地居民还是初来乍到的游客，他们都力图为你提供所有最新的信息，帮助你探寻和发现这个城市，了解它的背景。

地理位置

悉尼紧凑的市中心之外簇拥着大片郊野，一眼望去看不到边界。不过市中心就很容易深入，徒步游览也可以。公共交通，如轮渡、巴士、城市铁路、城市轻轨和高架单轨列车，都完善而便利。搭乘公共交通进出郊区也很方便，我们在每一个条目中都列出了详细的交通信息。我们的建议以直线交通为主，但通过其他路线也有可能到达。

须知事项

关于游览悉尼所需的实用信息，包括海关信息、当地交通状况、残障设施和使用建议、应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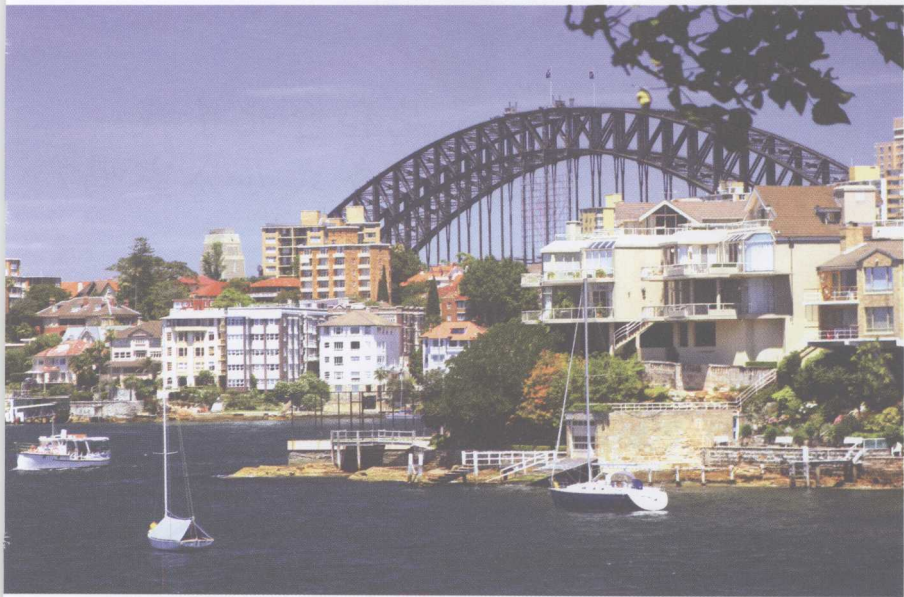
电话号码等，请参阅书后的“实用资讯”部分。从第308页开始。

对所刊内容的说明

我们努力使本书便于使用。书中所收的条目包括了地址、电话号码、网站、公交、开放时间、门票和信用卡等详细信息，出版前都经过认真核对。然而，经营者随时可能改变他们的营业安排。我们强烈建议你在出门前打电话核对一下开放时间和其他细节。我们竭尽所能保证书中所收信息准确无误，但出版者不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差错承担责任。

价格与支付

书中所标价格均以澳元（\$）为单位。我们列出了各商店、旅馆、餐馆和其他机构接受信用卡的情况，包括以下卡种：AmEx（美国运通卡）、DC（大来卡）、MC（万事达卡）和V（Visa卡）。很多商店、餐馆以及旅游景点也接受其他种类的信用卡，如JCB卡，此外，由主要金融机构签发的旅行支票也同样有效（美国运通



公司)。

我们所提供的价格仅供参考,请不要视为绝对。如果实际价格同我们所报的价格出入较大,可以询问其原因,或者换一家店——但请记得告知我们。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最好最新的资讯,因此如果你遇到服务不周或过高索价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知道。

电话号码

澳大利亚的国际区号是61,悉尼的区号是02(从国外拨电话要去掉0)。悉尼的电话号码都是八位数。新南威尔士州的区号都是02,在州内拨电话不需要使用区号(所以我们的条目中没有收入)。电话费用按距离收取,拨出的地区越远,资费就越高。一般情况下,方圆25公里之内算作本地电话,此范围之外按长途计费。

在澳大利亚境内拨打以1800开头的号码是免费的,但不一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接通,境外则无法拨打。在澳大利亚境内拨打以13和1300开头的号码都按本地电话计费,甚至更低。

地图

书后的地图部分从第336页开始,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和悉尼行政区的方位图和概况图。悉尼

市中心的详细街道地图在第342~349页,第350页是邦迪、曼利和新镇的郊区地图。书中出现的列有网格坐标的地址都可以在相应页码的地图中找到。此外还有街名索引,起始于第332页。第351页是悉尼轮渡线路图,第352页是悉尼城市铁路市郊线路图。

期待你的反馈

我们希望你能够喜欢“Time Out”之《悉尼》,欢迎你为我们推荐可能收入下一版的资讯,也敬请批评指正。请发送电子邮件到timeoutinfo@yiwen.com.cn。

关于广告

特此声明,无任何机构因在我们的任何出版物上刊登广告,或以任何形式向我们支付费用,而被收入本指南或影响到对它的评论。本书所有的观点均系“Time Out”作者的独立见解。

► www.timeout.com有本书及其他一百多个国际性城市指南的网络版。

您想在悉尼和台北寻找最合适的服务式办公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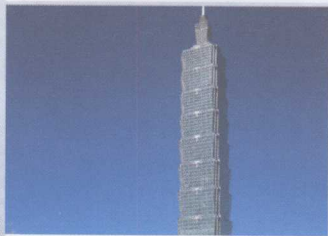
虚拟导览 I 虚拟办公室 I 会议设施 I 视讯会议



Australia Square



ABN AMRO Tower



Taipei 101 Tower

亚太地区商务中心领导品牌——

德事商务服务以优异、专业的行政团队，为客户提供高弹性及经济效益之服务方案。

德事商务服务公司位于悉尼和台北金融商业中心，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首选。



我们的服务特点

- 客户化的办公室服务让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承租办公室
- 会议及视讯会议设施等其他专业服务
- 五星级工作环境，饭店级服务管理，客户无后顾之忧

如需更多详细资讯欢迎电洽，我们将为您提供更详尽的资讯。

Sydney

Level 33 Australia Square, 264 George Street
Level 31 ABN Amro Tower, 88 Phillip Street
+61 2 8211 0688
Sydney@ExecutiveCentre.com

Taipei

台北市信义路五段七号 (台北101大楼) 37楼
+886 2 8758 2888
Taipei@ExecutiveCentre.com



THE EXECUTIVE CENTRE
www.ExecutiveCentre.com



背景介绍

历史	10
绿色未来	19
今日悉尼	22

特写

另一段历史	14
大事记	18
表率作用	21

悉尼歌剧院。见第68页。



1770年，库克船长在植物湾，伊曼纽尔·福克斯作于1902年。

历史

悉尼虽还年轻，但却命运多舛。

早在数万年前，就已有人类定居在这块现在被称为“悉尼”的土地上了。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于1770年到达这里时，他就已知道“需经当地居民首肯，方可以国王的名义顺利接管这片土地”的律令了，他指出原住民“看上去是地球上最贫穷可怜的人；但事实上，却远比我们欧洲人快乐”。所以，当欧洲人听见悉尼原住民的第一句话“瓦拉！瓦拉！”（意为“滚开”）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1770年4月29日，库克船长在植物湾（Botany Bay）登陆，他发现很多种在当时尚不为科学家所知的植物，便以“植物”为这处港湾命名。他折向北边，经一处通道到达了一个海港，显然此地是安全的下锚处。他以海军大臣乔治·杰克逊的名字为其命名为杰克逊港（Port Jackson）。

在回到国内之后，他使国王乔治三世相信，这座名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的岛屿的东海岸主权已归他所有，此地将是一处极好的殖民地。这里首先可以有效缓解英国本土监狱里人满为患的状况。此外，在这儿建立一个居留地，既有助于与远东的贸易往来，亦可作为一旦与法国或荷兰发生战事时的基地。

第一批舰队

1787年5月13日，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船长的“天狼星号”舰船与三艘补给船、两艘战舰及六艘押载着犯人的船只从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扬帆起航。船上有300名商船船员和他们的妻小仆从，及近800名犯人。经过36周的长途跋涉，也就是在1788年1月18日，在途经特纳里夫（Tenerife）、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和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等地之后，天狼星号终于抵达了植物湾。第一批舰队的其余船只在两三天后也相继到达。有近50名乘客在途中丧生，在那个时期，这一比例不能算高。

植物湾在一年中的这一时期，对于建立新的殖民地而言颇为不利：港湾里水太浅，而且极易遭受风浪的袭击。那些赤身露体的“印第安人”沿着海滩跑上跑下，“大声怪叫，做着种种粗鲁不雅的手势和动作”，倒反而不怎么讨厌了。为了尽快建立好印象，菲利普带着一小群船员摇着橹，前去与他们的新臣民会晤。一切都很顺利，英国人用望远镜和珠子换回了一根木棍。

第一次与当地人的会晤也许还算成功，想一想160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威廉姆·扬茨（William Yansz）发回的报道说他们“就地被杀”，现在的状况是可以令人释然的。于是菲利

普决定动身前往杰克逊港。他回来时带来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那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港口，哪怕千艘帆船齐头并进，也是绝对安全的。”这便是对悉尼港的最早描述。

同一天，菲利普的手下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有两艘船正往这儿驶来。那是法国的快速帆船“罗盘星号”和“星盘号”，由佩鲁斯伯爵让·弗朗索瓦·德·加劳带领，他是在南半球考察时偶然经过此地的。遇到宿敌，菲利普决定翌日清晨让整支船队启锚，前往悉尼湾（Sydney Cove），此地以悉尼子爵的名字命名，他是主管殖民地的大臣。

“传染病的流行更使白人定居者相信：原住民注定灭亡。”

第一批舰队的船员一来就开始着手工作。砍伐树木、树起正门，用槟榔树搭建囚犯的窝棚，开挖花园地基，还办起了一个铁匠铺。2月7日，殖民者们聚在一起，听菲利普宣布新南威尔士州的首任州长及其下属名单。可是没过多久，犯人数量的开始减少。好几名犯人都被乱棍打死，或是被鱼叉刺死，也许这是当地人对他们攻击自己的一种报复。食品也越来越少，坏血病开始流行，他们带来的一小群牲口也日益减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敌意越发明显，又有好几个犯人和一名船员失踪，于是菲利普决定逮住几个原住民，以强迫他们进行谈判。两艘船被派往曼利（Manly，意为“男子汉式的”，取当地原住民大无畏的男子汉气概之义）。几名定居者与一名叫做阿拉巴诺（Arabano）的原住民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客套之后，趁其不备抓住对方，并将他赶上船，在他们身后则是原住民扔来的两点般的石头和鱼叉。殖民者们给阿拉巴诺理发、剃胡子、洗澡，再让他穿上欧洲服装。尽管他们费尽口舌，想让他向同胞们转达殖民者们并无恶意，但始终无济于事。

起初，将原住民捉来并将其打扮成高贵的欧洲人之举颇为风行。例如本尼朗（Bennelong）和科尔比（Colbee）这两个粗鲁的原住民便被掳了过来，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战争和天花的烙印。科尔比很快就逃走了，本尼朗则在殖民者那儿呆了足足五个月，最后竟然戴起了高顶礼帽、穿上了燕尾服，甚至跑到伦敦去和皇亲国戚们喝起下午茶唠起了家常。他还用自己的名字给住地起名，那儿有一个专门为他搭建的小木屋，而悉尼歌剧院现在正在建在此处。

1789年初，当地原住民开始染上天花，这种病是从英国人或是曾经停靠在植物湾的法国舰船上的船员那儿传染过来的。几百号人很快就命归黄泉，其中就有阿拉巴诺。传染病的流行更使白人定居者相信：原住民注定灭亡。

第二批舰队和朗姆酒军队

如果说殖民者最初的生存条件很不好的话，那么随着季节变化，他们的处境可就更糟糕了。在第一批舰队起航之后两年零两个月，英国方始向悉尼运出了第一批救济物资。1790年，“朱丽亚娜夫人号”载着一小批货物到来了，船上还有200多名犯人。大多数犯人是妇女，几乎所有人都都虚弱不堪，更别提让他们干活了。这支舰队还带来了一支新南威尔士军队（NSWC），以替换那些水手。新来者发现这儿缺少少食，食品配额少得可怜，这样下去，恐怕每个人都得饿死。

由于食品不足，士兵和犯人全都虚弱至极，工作时间不得不相应缩短。偷鸡摸狗乃是家常便饭，于是相应的惩罚措施也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原住民却农牧渔皆大获丰收。但是第一批殖民者却受到自己祖国节食禁令的限制，就是饿死也不得“吃原住民的东西”。

1790年6月底，又有四艘船驶入杰克逊港，船上的犯人处于极为恶劣的环境中。约267人在半途死去，而在登陆的759人中，又有488人染上了坏血病、痢疾和热病。从1791年到1792年，死亡率堪与黑死病大爆发时期的伦敦相比。那些活下来的人不得不苟延残喘。男犯如果稍为怠惰，即刻就遭到九尾鞭的抽打。女犯也好不到哪儿去，不是长时间地做家务活，便是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纺织工厂里没日没夜地忙活。

不过，从英国送来的越来越多的犯人、自由移民和补给意味着殖民地的生活终于开始走上了正轨。1792年10月，菲利普在报告中说他们已经收获了将近5000蒲式耳的玉米，还种了1700英亩的玉米。12月，菲利普返回英国述职，向大英帝国表明殖民将一直发展下去。

自此三年后，第二任总督才又回来接替了菲利普。于是，新南威尔士军队的军官们利用手中职权，乘此间隙，役使犯人，大肆在这片土地上谋取私利。由于资金短缺，朗姆酒很快便成为了岛上的通用货币，新南威尔士军队也因为控制了朗姆酒的贸易，获得了“朗姆酒军队”的称号。

局势缓慢发展，直到1808年，威廉·布莱（因电影《叛舰喋血记》而出名）在一次军事政变中遭到罢免。布莱脾气暴躁，对新南威尔士军

队的腐败堕落更是严惩不贷，这可再次惹恼了这支曾数次赶走前任总督的军队，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朗姆酒军队”逮捕了这位总督，并将他监禁了一年。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一次当地政府被暴力推翻的事件。

布莱后来被遣返回国，新总督拉赫兰·麦夸里（Lachlan Macquarie）随即上任。“朗姆酒军队”也随之解散。麦夸里后来写道，他甫抵任上，就发觉殖民地“完全处于混沌愚昧的状态之中，这儿什么都短缺，什么都没干好：这个国家只是从悉尼往内陆延伸了40英里，再往里就进不去了”。麦夸里是一个了不起的规划师，他检查了街道的状况，看看是否需要拓宽。他给三条最大的街道取了名：乔治街（George Street，取自国王名）、皮特街（Pitt Street，取自首相名），而其中最漂亮的一条街道，则被他以己之名命名为麦夸里街（Macquarie Street）。他借助曾是建筑师囚犯弗朗西斯·格林韦（Francis Greenway）的帮助，将此地建为一座值得骄傲的城市，他建了一家医院、几所教堂、一座砂岩营房，以及一座导引进港船只的麦夸里灯塔，这座灯塔现在仍旧屹立在南角（South Head）。

自从1813年发现了蓝山（Blue Mountains）以远内陆地区肥沃的土地之后，殖民地就急匆匆地往前发展了。1815年拿破仑发动的几次战争之后，这儿便涌入了大批移民，很快农场和定居点就在悉尼和帕拉玛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了。1822年，麦夸里被握有实权的地主强行赶出了殖民地；1824年他死于伦敦。

不过防御问题还没解决。悉尼可能成为任何一个路经此地的强寇的猎物。城市脆弱的防御体系以及同祖国隔绝的状态在1830年引起了重视。那一次，岛上的居民醒来发现，有四艘美国的快速帆船经过几个角，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悉尼湾。就从那天起，澳大利亚就一直提心吊胆，害怕遭到攻击，不管是正在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的俄国、美国的私掠船，还是西班牙人，都有可能攻击他们。就在那段时期，政府也一直隐隐地担心亚洲诸国对该岛的进犯。

第二波移民浪潮

英国政府发觉运输费用相当昂贵，便想办法筹集资金补助起步不久的殖民地。更多的囚犯被充作劳动力，以提高收益。如同所有的奴隶社会，这些人的劳动效率颇为低下，于是，殖民地很快便成为了英国失业阶层的倾销地，他们的人数日渐多

于囚犯的人数。大多数自愿前来的移民都依附于殖民地的雇主，他们卖掉土地筹措路费。1840年，往新南威尔士州运囚犯的流放制度被废除了。前后共有115000名囚犯，其中包括16000名女犯来到了新南威尔士州和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

“恶劣的条件极为适合老鼠及其携带的淋巴腺鼠疫的传播。”

到1849年，囚犯的数目已低于自由移民。新式帆船已将英国至澳大利亚的航行时间缩短至91天，整个行程整整减少了49天。19世纪50年代，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Victoria）发现了黄金，投机者们从世界各地向澳大利亚蜂拥而来。在19世纪80年代，有37万多人来到这里，大部分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富有的英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大肆投钱，矿主和农民则从中受益。

早在1790年，菲利普总督就已明确，总督府至东边（即现在的环形码头 [Circular Quay]）一带，应与西边的兵营及囚犯区拉开距离。于是，在无人居住的砂岩峭壁上，建起了这片在今天被称为岩石区（Rocks）的居住区，很快，这里变得脏乱堕落，几乎可与臭名昭著的伦敦贫民窟相提并论。狭窄的街道和砂岩阶梯旁搭满了临时的简易窝棚，从码头区的小酒馆和廉价旅店间，一直通向船长和码头工人居住的带有露台的舒适住宅区。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移民潮很快就使住宅空间捉襟见肘，加之市区有很多住房被改为仓库和办公室，更是使得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19世纪末期，岩石区是出了名的罪恶渊藪。到处都是卖淫、酗酒、偷窃和横行街头的匪帮。在海上漂流数月的水手刚下轮船就被洗劫一空，或是直接被驱逐至另一艘轮船了事。

环境愈加恶化，垃圾堆积成山，污泥和阴沟里的污物则成为老鼠和它们身上携带淋巴腺鼠疫的跳蚤的乐园。1900年的前9个月，鼠疫夺走了103个人的生命。人们蜂拥到卫生官署，要求分到殖民地里少得可怜的抗鼠疫的药物。岩石区和达令港（Darling Harbour）随即被隔离了40天；1902年，悉尼港信托基金会开始着手清理港口，事后信托会宣称从水里捞出了2524只老鼠、1068只猫、283袋肉、305袋鱼、1467只家禽、25只鸚鵡、23头羊、14头猪、1头阉牛、9头小牛犊和9头山羊。

19世纪80年代，那些仍然住在悉尼的原住民被集合到环形码头区的一个营地，由政府给他们定量配给食物，不许他们上街。1895年，在一个叫做佩鲁斯的地方建起了原住民保留地，此地远离

市中心,邻近植物湾。到了19世纪末期,绝大多数原住民都只能生活在保留地里面或者传道区中,他们在那儿熟悉了“基督教与欧洲文明的种种好处”。

显然在这个时候,尽管原住民的人口数量在下降,但混血儿的人数却在增长。后者身上有着欧洲人的血统,这表明他们尽管社会地位低,但仍可在这儿获得一席之地。许多混血儿童被强令与自己的父母隔离,在被送去做工之前,他们会一直待在独立的“培训”机构中接受教育。女孩则被送去当女仆,以满足国家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长时间地做工,加上工作极为繁重,他们就再不会杂居在一起了。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于1901年1月1日。整个国家的人口已达到了380万,当时有50多万人挤在悉尼的大街小巷庆祝这个国家的诞生。可是,第一次人口普查并未将原住民计算在内。他们一直等到1967年、90%的公民投票要求制定有关原住民人口的相关法律时,才重见天日。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视为澳大利亚的公民,而且在1971年的人口普查中,也被计算在内了。

新世纪与战争

1890年大萧条之后经过了一段短暂的风平浪静,移民潮又开始复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1914年,一支主要由英国人组成的30万移民大军到来了,他们中有一半是通过辅助移民计划安排过来的。1908年,皇家委员会提出了改善悉尼的建议,最后决定工人应该迁出贫民区,搬到郊区去住。

然而,6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悉尼有约1万名志愿者排着队希望在战争中“撞大运”。大多数人被派往加里波利,在澳大利亚人的集体记忆中,加里波利战役就是“英国人的自负、冷酷和无能”的同义词。

到1916年1月,联军被迫撤退时,由于联军将领的盲目无能,以及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导致联军伤亡过半,数千条性命白白牺牲了!经过加里波利战役的惨败之后,澳大利亚不再愿意俯首称臣

20世纪70年代,英国在移民中拉选票的广告。见第16页。

地扮演殖民地的角色:这个国家终于长大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国家,就需要更多的人口。20世纪20年代又有30万移民进入,绝大多数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是由于推行“白澳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白人矿工极端憎恨中国劳工,导致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901年的《限制移民法案》包括“适当限制移民”、“将非法移民清除出联邦境内”等内容;比如说,申请移民者都被要求通过笔试,测试题通常都使用某种特定的欧洲语言,而很多非白人的移民根本就不懂这种语言。直到1974年,澳大利亚才在它的移民政策中去除了这项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条款。

澳大利亚防御力量薄弱这一现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得更为严峻。1942年5月31日,三艘日本小型潜艇通过各处角,进入了悉尼港。第一艘潜艇在穿越港口时被拖网缠住,但是

另外两艘溜了过去。第三艘小型潜艇被发现后遭到了轰击,第二艘潜艇乘机会朝美国巡洋舰“芝加哥号”发射了两枚鱼雷。两枚鱼雷都未击中目标,但是其中一枚却击中了澳大利亚皇家舰队的“库塔布号”补给舰,当时睡在船上的19名澳大利亚籍和2名英国籍船员就这样命丧黄泉。除了早年在原住民与殖民者的冲突中丧生的人之外,他们可算是悉尼历史上唯一在本土遭敌军袭击而丧生的人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澳大利亚再一次决定增加人口。“繁殖或灭亡”的口号出现了,一项新的移民计划也应运而生。1948年,7万名移民从英国和欧洲来到这儿。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多数移民则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

1951年,同化观念正式被官方采纳为国策,其目标是“所有具有原住民血统的居民都会选择与其他澳大利亚人相同的举止礼仪和生活标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摒弃原住民文化的进程在不断推进,当时甚至有很多小孩被强行带离自己的家庭。许多原住民婴儿刚刚出生就被收养,长大后被告知他们的亲生父母已经亡



另一段历史

可以推断早在50000到70000年前，就有第一批人从北部徒步穿过大陆桥，又乘船来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延续着各种最为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但是他们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或者城邦，而是组成了大约500个氏族或者部落，使用约250种错综复杂的自成一体的语言，并主要过着游牧生活。

对于奉行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他们的法律体系的欧洲人而言，当他们殖民澳大利亚时，甚至在今天，最难理解的仍旧是原住民的土地、精神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那种内在联系。按照原住民传统的法律，没有一个人能擅自拥有、出售或者赠送土地。土地属于整个社区，同样他们也属于土地。拥有一片特定区域这个观念是“梦想时代”——那个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的产物。这片大陆上，神话故事各个不同，但是在这些创造性的故事中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讲述了来自天空和大地的精神上的祖先创造了这个世界，赋予动物和人以生命，而且建立了原住民社会的法律。

第一批欧洲人初见澳大利亚原住民时，觉得他们既落后、又野蛮，真是不可救药，因为他们不种庄稼，也不会使用金属、制作陶器。他们没有看见原住民适应变化无常的气候时采取的那种顺应环境的复杂方式：他们轻装前行，带着轻便的工具和武器前往最好的猎场去打猎；他们用火去烧野草，既开辟出道路，又可促进植物生长，这样就可以吸引猎物；他们在海岸边捕获大批海产品。他们并不为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口粮去拼搏，他们有着远比当时的欧洲人更为多样的食谱，每天剩下的时间他们就用来从事艺术和文化活动。

随着最初几年欧洲人在悉尼的定居，当地的原住民就被欧洲人带入的天花之类的疾病消灭了一大部分。那些幸存者就不断地处于被霸占、被驱逐，然后拿起武器进行抵抗这样的循环之中，定居者扩展至整个大陆地区时，这种情况在在都是。最好的农田也是最好的狩猎场所。由于没法去打猎和采集食物，原住民就抢夺农场的家畜。农场主和原住民之间为此互相血腥报复。有时会

出动军队进行镇压，镇压之后就会爆发游击战，双方互不相让，屠戮对方。

到了20世纪30年代，原住民显然已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一项新的战略必须进行修改了。1939年，同化观念是联邦政府的一项政策，以提高原住民的地位，使他们可以像白人那样生活。那些实施这项政策的保护委员会独断专行，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住在哪儿，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度都需要被了解。最令人心碎的，也最具争议的就是所谓的“被拐走的一代”，这些孩子被从父母那儿强行带走。他们只有一半的血统来自原住民，其肤色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因此他们比那些“纯血统”的原住民孩子更具有改善的潜力。这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其效果直到今天仍能感觉得到。孩子远离了他们的家庭、文化和语言，常常完全和自己的家庭失去联系。很多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原住民的血统。从1910年到此项政策废止的20世纪70年代，大约有10万人受到了影响。

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展开了武装抵抗运动。20世纪，政治上的行动主义蓬勃兴起，最终在最后25年使公众对过去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从而开始了和解的进程。

1967年，超过90%的澳大利亚人在全民公决中投票支持立法，以保障原住民的利益，并且将他们计入人口普查之中。1987年，鲍勃·霍克（Bob Hawke）总理组建了原住民监禁死亡调查皇家委员会，以回应愈来愈多的原住民囚犯及其高居不下的死亡率。这一委员会从而对澳大利亚历史中原住民的作用作了广泛全面的调查。

1991年的调查报告提出了399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成立原住民和解委员会，以在原住民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之间建立一个正式的和解机制。这一和解的想法，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很愿意接受，但是当事情转变至要求土地权利时，形势就不同了。1992年的《马博裁决》

对澳大利亚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冲击。英国曾经既未签订条约，也未付款就声称澳大利亚是自己的领地，因为他们将这片大陆定义为蛮荒之地，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任何人。《马博裁决》破天荒第一次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就是这片土地的最初居民，而且英国人的定居根本就不能消灭原住民对土地拥有的天然权利。这一裁决使农场主和矿主们如坐针毡，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更使他们认为任何一样东西，大至悉尼歌剧院，小至家庭住宅都可以被强令收回。应运而生的《土地所有权法》在1993年出台，这一法案承认了原住民部落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们只需证明自1788年以来与土地一直保持着联系即可。之后的《威克裁决》进一步裁定任何一名原住民都可以同农场主共同享有土地所有权。这样一来，霍华德政府便受到了来自商业团体的压力，他不得不对这些权力打些折扣。对于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土地申请的复杂程序、牵涉面广的特性，可说是一种安慰，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这些案例将在法庭里耗费数年时间，于是害怕土地被抢走的恐惧浪潮也从未真正出现过。

1997年，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与家庭隔离全国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叫做《送他们回家》的报告，这份报告对“被掳走的一代”作了令人震惊的、极富争议性的调查。联邦政府对此的回应却是不温不火的。政府不愿冒赔偿的风险，这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已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霍华德总理也拒绝为此而道歉。但是他发表了一份悔过声明。不过政府还是透露出他们一开始将做出金额达到6300万澳元的补偿。

尽管做出了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回应，许多澳大利亚人还是感到大为震惊，一股赞成和解的运动也应运而生。1998年，全国逾100万人在数千本道歉书上签名，5月26日被设立为首个“全国性道歉日”（Sorry Day）。两年后，人民寻求和解行走运动参加者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0万人，他们穿过悉尼海港大桥（Harbour

Bridge），以表达他们自己寻求和解的愿望。同年的悉尼奥运会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展示了原住民文化，原住民短跑运动员凯西·弗里曼点燃了奥林匹克圣火，并向全国人民热情展示了400米短跑冠军的金牌。

这也只是个开始，监狱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囚犯数量仍呈上升趋势，原住民青少年犯罪的比例也比非原住民青少年高出21倍。原住民的失业率还很高，生活条件很差，平均预期寿命比其他人口低20—25岁。由于他们住在偏远地区，缺少交通工具、找工作没有渠道、教育程度低、缺乏卫生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这更使他们雪上加霜，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还有人妒嫉原住民在近几年获得的一些好处。通常公共活动一开始都会承认这片地区传统的拥有者，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乌鲁鲁（Uluru，以前叫作艾尔岩〔Ayer's Rock〕）也已经交还给了他们。如今原住民已经在从体育到政治的大多数领域中崭露头角。原住民文化的丰富性与古老性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所有这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在原住民社区迈向前方的道路上，仍可以听到各种各样、有时是矛盾的声音，这些人认为对土地的权利太过强调，而对经济上的自治则不够重视。那些认为仅仅接受政府的救济（所谓的“不会生钱的钱”）只能使问题长期存在下去的观点受到了支持，他们需要的是财政资源和长期的解决办法。这样一些思想促使各个社区开始禁酒，原住民激进运动也从主流运动中悄然退出，各种事务则按照传统的法律进行处理。

澳大利亚和解委员会副主席弗雷德·查尼（Fred Chaney）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问题，但仍然有一线曙光。他相信，媒体对此类问题所做的煽风点火的报道，无法削弱“和解运动获得的成就”。他说：“没有人可以回答一切。但是如今我们获得的成功应该使我们问一个正确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故。20世纪70年代,这种从原住民家庭带离孩子的做法被叫停,但伤痕依旧。“被掳走的一代”成为澳大利亚激烈争论的焦点,移居国外的导演菲利普·诺伊斯(Phillip Noyce)拍摄的《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又译作《末路小狂花》)就是讲三个被强行掳走的孩子从营地逃走,步行1000英里穿越这个不友好的国度回家的故事,诺伊斯将这个故事传遍了世界。

1964年澳大利亚紧随美国参加了越南战争。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反越战情绪成为当时的热点,几万名澳大利亚人在各大城市设置街垒以示抗议。

在作出了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让澳大利亚退出这场战争的承诺之后,由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领导的新一届工党政府于1972年上台。数月之内,军队就撤回了国内。不久之后,《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取代了《上帝保佑女王》成为国歌,女王的肖像也被从邮局墙上拿下来,邮简上代表女王的徽标也被清除掉。一些原住民族群获得了土地权利,而且在1974年,政府最终决定终止“白澳政策”,这项政策自1901年颁布以来一直极大地限制了亚非移民。两年后,与英国的官方联系也告终止,《澳大利亚宪法》从它母国的宪法中独立了出来。

1975年,由于参议院里的保守党反对向政府拨款,这场危机最终加剧澳政府和英国之间的分离。由于没有财政预算,惠特拉姆政府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所以,在11月11日,女王在澳大利亚的代表约翰·科尔(John Kerr)总督解散了政府,任命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为总理。澳大利亚人选举出来的政府竟然被女王的代表解散,这引起了轩然大波,澳大利亚人厌憎的矛头直指英国政府。

进入第三个世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仍在不断涌入,不过,在这些怀揣希望在这个“幸运国度”里寻找好运的人中,出现了很多新面孔。数十万亚洲移民不断来到此地。现在,每年平均有9万人从150多个国家移居到澳大利亚来。在2002至2003年度,移民主要来自英国(13.3%)、新西兰(13.1%)、中国(7.1%)、印度(6.1%)、南非(4.9%)、菲律宾(3.4%)和印度尼西亚(3%)。面对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体,你也许觉得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自治共和国”的国家形式,那你就错了。在1999年最近的一次全民投票中,有55%的选民投票拥护女王继续为国家首脑。

现如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北昆士兰

州(Northern Queensland)的托雷斯海峡群岛(Torres Strait Islands)岛民大约有46万人。但是,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原住民的预期寿命比其他澳大利亚人少20岁;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监狱中原住民囚犯的比例也严重失调,很多人仍然被迫生活在社会边缘。

1992年的《马博裁决》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最有意义的成果。高级法院裁定澳大利亚不是“无主之地”,英国人自“入侵”以后,一直将澳大利亚视作“无人居住的土地”。应运而生的《土地所有权法》在1993年出台,这一法案承认了原住民部落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们只需证明自1788年以来与土地一直保持着联系即可。之后的《威克裁决》进一步裁定任何一名原住民都可以同农场主共同享有土地所有权。但是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总理的联盟党政府受到了来自农场主和矿主的压力,因此削弱了原住民的权利。

为此,原住民部落曾经宣称(不过并未付诸实施)将在2000年的奥运会上举行示威活动。后来的运动会开幕式高度展现了本国原住民的历史,圣火最终也是由原住民短跑运动员凯西·弗里曼(Cathy Freeman)点燃的。照外人看来,澳大利亚正在拥抱它的过去,而并不是将这一段历史边缘化,但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却不这样认为。约翰·霍华德由于拒绝对过去几代原住民的所作所为道歉而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由于倡导和解的观点正不断涌现,霍华德政府就开始采取措施堵塞大量涌入的难民,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来到澳大利亚,面对他们的只是许多阴森可怖、如同监狱般的拘留营,这些营地坐落在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乌麦拉拘留营(Woomera,现已关闭)。处理这些难民事务的程序要花上数年时间,因此许多人一直被关在那儿,而他们憧憬的未来却远远没有着落。

当1999年南斯拉夫惨遭蹂躏的科索沃难民敲响了澳大利亚大门时,澳大利亚政府却迟迟不作反应。事实上,正是来自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迫使霍华德政府伸出援手,这些难民才得到安置,但也仅仅是使用新的“安全港湾”(即临时的)护照作短暂停留而已。2001年8月霍华德政府又一次强硬表态,拒不接受运载了400名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的挪威货船,这些难民是由货船船长下令从一艘漏水的轮渡上营救过来的。当这艘船靠近澳大利亚海岸时,一只眼紧紧盯着选民的霍华德再次让自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他